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象山集卷七至九

給事中臣查善長覆勘

武英殿纂修中允臣馬啟泰

象山集卷七

宋 陸九淵 撰

書

與句熙載

初聞臺評相及固已怪駭然其餘二三人又頗當人心亟欲一見全文以覈厥旨及得而觀之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王恕人亦孰以為非然吳洪章中乃為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曖昧

去議者寃之此尤可笑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欣慼于一陞黜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攸分羣徒比周至理鬱塞遏絶齊語楚咻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賢者亦加少為多臨深為高耳揆之古人豈能無愧息肩王事一意自省尚友方册勉所未至則悠悠者葢有負于國有負于民有負于公道而獨無負是于我矣何日觧舟不得面别乘便

寓此臨風依然

與彭子壽

垂示所疑尤見撝謙之德聖賢教人固句句實頭但不可專指操存之說操則存只是孔子一句孟子引牛山之木常美矣一章後試取孟子全章讀之旨意自明白血脈自流通古人實頭處今人葢未必知也揚子雲再下注脚便說得不是此無足怪子雲亦未得為知道者也言固難以盡意而達之以書問尤難葢學之不講物

未格知未至則其于聖賢之言必未能昭晰如辨蒼系數奇偶之審也凡所引用往往失其本旨千里附書往復動經歲時豈如會面隨問隨答一日之間更互酬酢無不可以剖析且如來示謂此心本體雖未嘗不存而舊習蔽錮亦未易遽去若言雖未嘗不存則與操存捨亡之說亦不相似矣大抵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

修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是聖賢教人使之知有講學豈有一句不實頭今講學之路未通而以己意附會往訓立爲成說則恐反成心之蟊賊道之榛棘日復一日而不見其進志與事乖行與心違首尾衡决本末舛逆未可歸之稟賦罪其懈怠也

與邵中孚

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茂朴立志堅篤故能如

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内事耳若不親師友汩没于流俗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茍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茍有疏濬而無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

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去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礪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來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氷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臯陶益稷大禹

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間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與顏子堅

向在八石時嘗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嘗用鄧反諸人推轂遂變儒服端以為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于鄙言謂有所啟追念疇昔為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遠到豈遽不能明衆人所同知之過哉承欲鄙語詞情懇至非苟然者聖賢之言布在方冊何所不備

傳註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搜求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惟足以愈病而已苟厭其常忽其賤則非求醫之本意也向來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檢豈能自謾日新歸山草草布此

與張季忠

聞元忠說友朋間惟季忠篤志不懈甚為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長之病耳

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顔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顔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强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寛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于忘季忠之意忘病自少所患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況必不能不有益耶

與胥必先

近得吳伯顒書云麟之侄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植荒落豈信然耶吾坐此三逕就荒吾之三逕如足下之六經也近有朋友千里裹糧而至者皆勤勤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決何人性相反如此哉吳察丁毋憂足下知之否向者嘗道先文勉勵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復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罪然足下果能勉于此乎伯顒以親愛之情

于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為此言然在其亦可謂愚矣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者果如是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

與朱元晦

敕局見編類隆興以來寛恤詔令書鄉成矣去留之間亦可致力建請蕪類多所删削詔旨則直録之著令縱有未安非被旨不得修惟諸處中陳疑似必下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改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尤相向元善

以殊局近少得相欵謙仲屹然特立如故若向上事要
亦難責比一再見以座客多魚鱗而至未得達尊意俟從
容當致之也滈叟事此中初傳殊駭人聽徐覈其實乃
知多少人附會之辭要之後生客氣如此足見無學力
也近見剡章全用金谿三胥之詞尤可笑彭仲剛子復
者永嘉人為國子監丞近亦遭論此人性質不至淳美
然亦頗自附于君子往歲求言詔下越次上封言時事
甚衆其辨天台事尤力自此已有睥睨之者矣近者省

場檢點試卷官以主張道學其去取與蔣正言違異又重得罪此人不足計但風旨如此而隱憂者少重為朝廷惜耳其對㺯彧尚在冬間未知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以俟命耳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歴亦有未得實處其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真實録未知尊兄曾及見否顯道領已到劉家渠處必有此本不然後便録去近得家書姪輩竟未能詣前可謂不勇矣明越諸公無在此者敬仲夏間必來赴官舒元賔亦

當赴江西漕掾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吕子約與誠之近得舒元英相款稍破其執己自是之意此皆據各人自謂如此未知果如何也元英諸公間號為日進能孚于人者向亦曾造函文曾記憶否今似伯仲令壻直卿為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薄遽遣此未款所欲言

與吳仲良

向蒙以或者所疑環溪通説一二端垂諭足認不鄙大

抵前輩質實不事辭語觀其書當得其意可也環溪事親之說乃愛親之心甚篤惟恐不順乎親想其平日事親左右無違溫凊定省服食器用之間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恐恐然懼有一事一物之拂乎親之心也如是而觀其言則可以得其為人矣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于此有以知環溪之心惟恐不順乎親也若其詞語之病誠不能免正所謂先生之志則善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使環溪而在必不肯固執斯言吾

又將見環溪以其順親而順乎理舍已從人若轉圜決河幡然沛然而莫之能禦也彼呶呶者又安足以知環溪之心哉

與詹子南

得書閑讀甚慰為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末五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

所欲不逾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以口耳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為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己就實深以為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己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辨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强說自加惑亂耳李三一哥所學未久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尚未能去其故習老

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尚如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二

去臘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復之間不敢不自盡至于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何時能一來至望紙筆之間終不若面言之審且盡也吾友天資淳静若不惑于多岐不蔽于浮說則其進孰禦焉

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雖由于學及其明也乃理之固有何加損于其間哉

三

學植日進甚慰馳念養大體之說就孟子上看則是因陳詞指實而說自無病讀者得其事實亦不泥其詞說今子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無病子南是辯制乎外一語當時為此語者固未特達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詞說蹊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詞說之累當其蔽時多不自覺及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排乃知其為陷溺耳

與陳倅

秋初供職人事衮衮殊無暇日平日疎懶成性投之應酬之中良乖所好通訊之書曠弛不講亦惟高明不以是督過之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大快衆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中間不

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士出于九重特達于羣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元晦雖有毀車殺馬之說然勢恐不容不一出也近來惟是臺綱稍振班行頗亦肅清邸報中可以得之至于根源處則又未易論也尤文近去敝邑三虎亦快哉此亦仁者之勇也豈其帥權不分乃得少展耶執事清廟之器州郡豈能久淹然區區之以桑梓之故願以雞肋少助牛刀之餘力想仁人于此亦優為而不以為屑也尤丈極相知必能相

應合免和糴一事此間士大夫甚多之今時郡縣能以民為心者絕少民之困窮日甚一日撫字之道棄而不講掊斂之策日以益滋甚哉其不仁也民為邦本誠有憂國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財賦之匱當求根本不能檢尼吏奸猶可恕也事掊斂于病民是奚可也近見二三朋友舊以作縣著稱者講究州縣吏民間事甚詳大概論州縣不可為積欠所累凡所謂積欠者皆有名無實徒為吏胥搔擾之端善于縣者必力請于州

逐月只納本月錢若舊欠且倚閣俟後來從容却隨時帶納縣乃可為善作郡者亦須與諸縣約截日去須每月納足本月錢不問舊欠如此則可以有實得若只管理會積欠則鄉後必和新錢乾没但適為奸胥賄賂之端而諸縣奸貪亦得並縁以朘民必無其實也若是戶部總司來理會州縣積欠亦一切不答任他文移中如何打罵一切不視但如法從日下與催解見在合解錢米此亦是善作州縣者定說輒以禀聞或有可采其有親戚

王某新知樂安縣其人極能官作事謹密有如家事若任以事必有可觀前為武寧丞諸司爭委任之趙子直趙景明皆相喜試閱之李德章林叔虎必須常得造下風人必忠信乃可與語也吳廣文甚好但向時見其所接頗雜人之情偽或者未必盡知也

二

近數得尤文書敝邑三虎已空巢穴不勝慶快得鄉人書與家書備報田畝閭巷懽呼鼓舞之狀此數人雖下

邑賤胥然為蠹日久凡邑之苛征横斂類以供其賄謝
櫜橐與上府之胥吏締交合黨為不可拔之勢官寺椷
因之具所以禁戢奸惡彼反持之以劫脅齊民抑絶赴愬
之路肆然以濟奸飽欲是豈可縱而弗呵乎事無巨細
到根柢盤互處便難整理二三賤胥至能役士大夫䕶
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豈不悖戾甚矣然凡為之役為之
地者其人可見矣是豈可復齒于士大夫哉近得尤丈
書云救之者甚衆只此一節自有餘罪近于此間士大夫

多論吏胥之害人人皆知其然但所以除害之方終未容盡試耳其甚恨不得在左右少佐萬分一前嘗僣易陳愚見不知有可采用否凡事有可以下問者告以片紙疏示當逐一効愚秋苗事納已過半不知尚有可救者否見在所納如逐日納數與盤量數須拘收得逐日文歷庶可磨筭吏胥欲作弊只是要令吾無緣得知每日著實數目若其具成文歷到吾眼前者皆是已透漏數目此事想已無及是皆民之脂膏若少稽檢之或可

為後圖耳大抵今時士大夫議論先看他所主有主民而議論者有主身而議論者邪正君子小人于此可以決矣今日為民之蠹者吏也民之困窮甚矣而吏日以橫議論主民者必將檢吏姧而寛民力或不得已而闕于財賦不為其上所亮則寧身受其罪若其議論主身者則必首以辦財賦為大務必假闕乏之説説以朘削民科條方畧必受成于吏以吏為師與吏為伍甚者服役于吏為國家忠計豈顧此等人多也近聞蘓宰設施極

有可疑其意專欲趣辦不復有一毫為民之心其設施往往可笑官錢想未必能辦但徒取百姓怨罵耳幸有以申戒之某前者復渠書已嘗寓其大意早晚更當作書直勉之欲少救今時之弊最不宜此等議論昌熾也

與包顯道

前此朱繹之歸時正以蹔侄物故方治棺斂不暇作書此子盜汗之疾日深一日易醫更藥或暫有小效旋又復作而前藥輒不效醫家知脉者久以為難治然在人

情不能無僥倖其復生之意一旦至此苦痛何可言先兄不五十而棄世此子又復夭逝事不可曉有如此者欲作一書告之晦翁偶遽未甚暇幸為致此近主上因進擬監司諭宰執闕以當得剛正有風采者因言章劉堯夫皆好自此言一出班行間議論又少變但恐不乆耳所報項平甫之言乃明越間謬人妄說耳承夘聽訛可笑者甚多諳事覈實乃曉此耳其對班九月十月之間今日方審察得書知兄弟學植不替甚慰來人立俟

遣此不多具

二

近來朋友頗多同官中相處極好儘得盡懷逐日同官中講貫亦非向來朋友所有大抵皆事實非虛論浮說也象先得國子録早晚即來君舉可得郡然未得也子宜服猶未除多事非紙筆所能盡其對班在臘月或在來春未可知也

三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没于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辨也若真是道義則無聲名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慊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

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于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為讐也然患此道不明耳道終明終行則彼亦豈能久負固哉不及作令弟書因家問全録此書示之乃幸

四

天下事固有易言者有難言者有易辨者有難辨者人之病有易醫者有難醫者非必不可醫為其病奇怪非如平常在表當汗在裏當下可執常方而治之耳足下

所與李觧元序文及諸書覽之汗顏愳爲一言以相樂則又有難言者然後知足下之病政所謂難醫者昨晚朝顏言及其證亦甚明但恐言之中而足下未必省則又成難醫耳請試言之足下之病得于好事凡親師友為學立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不實宜于今而未宜于古此言甚苦甚難聽足下未必肯服義然其實是也幸毋忽而求諸道某嘗見士人試罷必各自謂得意自美其文有言其文不佳者則甚拂其意吾嘗爲之説曰

但可擇此人平時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者録其文示之其人讀之喪氣失色不能自振則其文真佳文也如是而有不中選乃可言有司不明葢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之人必不欲我試中必不欲我程文之佳今觀我文脩然索然喪氣失色則其文必佳也又有一說亦須是讐人識文字者方可為準今誠使素不説顯道而稍有見識者讀之卻未必不竊喜以為無根如此不足畏也他非面莫究

與周元忠

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亨通初以春伯處相喚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及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疑而後釋乜而後解也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浸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損前日之善而固滯介執之實則

末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于大端自是已見而不聞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所喻滿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及屯亨疑釋則所謂滿腹者其實不多但當其不明時自膠固迷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顛倒然事又不可概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以紂為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

王子比干則但云是紂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啟王子比干為帝乙之弟也紂于二人則是為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若二疏稱父子葢伯父叔父通稱父故謂之猶子古人則通言父子也

與蘊宰

某迂愚無似特辱眷予之厚苟有可以裨補萬一敢不自竭荒邑薦飢生理日瘁舊令尹未知加惠竭澤而漁

誠如來意所以撫摩而使之蘇息者繄仁侯是望

主上加惠幽遠注心循良當路多賢公論昭白有如少緩催科而專一撫字宜可安意為之不至有齟齬不遂之憂某借易以為稟

與程帥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燿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尚矣原于賡歌委于風雅風雅之

變雅而溢然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揚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黄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蹤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致思極幽渺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吕王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

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竒詭也開
闢以來能自見表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
幾時而篇帙寖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之籍放
棄于鼠壤醬瓿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于草
莽泥滓之中而登諸篋櫝干霄照乘神明煥然何可勝
賛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于斗牛之間揖箕翼以為
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象山集卷八

書

與張春卿

某僭有白事民户秋苗斛輸斛斗輸斗此定法也常理也撫之輸苗往年惟吏胥之家與官户有勢者斛輸斛斗輸斗若衆民户則率一斛而輸二斛或又不啻民甚苦之或訴之使家使家以問州家則州家之辭曰二税

之初有留州有送使有上供州家使家有以供用故不必多取於民今二税悉為上供州家有軍糧有州用有官吏廩稍不取於民則何所取之漕司每歲有所謂明會米州家每於民户苗米數内每石取五斗供之故不得而斛輸斛斗輸斗也使家無以處此遂亦縱而弗問由是取之無藝如暗合斛靣等名目不可勝窮辛巳壬午間張安國為太守有陳貴者為臨川知縣甚賢安國使之領納於是盡取州之軍糧州用俸米算數與漕司

明會之數共會之以民户苗數計之每碩加五斗而有餘不問官民户與吏胥之家一切令二斛輸三斛謂之加五令官斗子上米民户自持斛槩見請槩量不得更有斛面百姓皆大驩呼大為民户之利張陳既皆滿罷後來不能復守其法於二斛輸三斛之上又寖加斛面民益以為困乙未丙申間趙景明為太守某與其兄景昭為同年進士景昭極賢舍姪又在郡齋為館客因與景明言輸苗之害且言張安國與陳舜知縣之法極良

但後人不能守耳景明不能不惑於吏言初亦難之以為今日州縣家之用又多於昔時某與景昭舍姪共會州家一歲之用景明懼見底蘊則又不必加五於是謂已詰吏輩令肯令人户把斛槩矣但令日用度益廣欲更於五斗上加五升耳某與景昭商之以為斛輸一斛五斗五升而使不得加斛面民户自持槩則五升之加在民户亦所不憚於是不復求減民果大悦之景明去後有不能守其法則民户多謁諸使家求依趙刪定例

令民户自持槩盪令景明之事既遠民户有不能記憶聞令歳輸苗者取之過者皆倍不啻而郡中又反斷民户爭斛面者民閒囂囂令幸輸納未畢願有以懲吏胥之奸少寛民力幸甚適有所聞乗便亟此布禀不暇脩寒暄之敬伏幸台察

與宋漕

僣有白事金谿為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産之絶出等夷者税籍之為緡錢不過以十計閒之故老往時

人煙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寖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獘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為横歛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椿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觧事懼吐實則有罪輙以有名色對故金

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竒以歲計之
當輸萬緡朘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推
骨瀝髓民不聊生縱遇循良莫能善後累有善宰條陳
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
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
意賑恤盡卻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
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樁本末以致祈懇此在
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

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况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贅第以某嘗托契門墻而占籍兹邑嘗其休戚不敢不告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饜耳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歛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為吏胥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

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絶簿書以蓋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横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竒名異例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樁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絶郡縣寛民

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是閒倉臺守倅皆賢有所建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稍亟書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與陳教授

弊里社倉目今固為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茍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

糶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積金谿茲歲旱處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弊里今歲得兩偶多凡社倉所及皆有粒米狼戾之興倘得二十緡可得粟二千石鄉斗於官為一千碩來歲糶一千碩存一千碩為後年之備逐年更糶之可與社倉俱廣為無窮之利弊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

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為下户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户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缺米時皆四處告糴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怜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變愁歎為謳歌矣況得平糴一倉以彌縫其缺推廣其惠驩舞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穫時多不復能藏亟須糶易以給他用以解通債使無以糴之則價必甚賤而粟洩於米商之舟與富民之廪來歲必重困矣前所言米價亦准鄉斗所糶

之價耳今歳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為利不細向來拨山家兄嘗陳五利之説於主管陳丈即以白之倉臺尋得陳丈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以鄉間無米可糴故不獲卒請某屬者亦嘗言於倉臺但未禀幕中二丈欲望㑹次及之儻不以為然卻幸見報家兄當具禀以卒所請也

二

屬奉教塁竊知平糴之議莫逆於幕中二君子之心已

遂聞於倉臺倉臺亦既惠許之矣然坐此霖霪稼之最良者又有仆泥自萌之患若此雨不止大妨收穫稼必重傷民必重困此策無所施矣山間今來稍有霽色極為之喜方取紙欲以卒請白雲又復如擁雪向之久於是山者以為晴雲固有如此者特未可必耳萬一仍雨不解其貽有位者之憂不細矣尚憑諸君子之力出秋陽以鄣此曀氣山林之人亦庶幾一飽之適若得善穫必有可糴而米之少則繼為之請當非所靳第支錢米

於金谿則恐不可耳金谿素無倉臺錢米向來陸倉以歲歉捐二千緡委罩主簿於熟鄉糴二千碩為來歲賑濟之備次年所用不多餘者儲於縣前倉前歲梭山所掌社倉已支八百石矣又遞年倉臺賑恤皆取諸此所存料亦無幾金谿年來極窘於版帳積負前此蘇宰又重罹趙侯之困賄謝供輸大抵誅求無藝如聞錢穀侈用頗多安得有見錢可支藉令有之金谿負郭以西卒多旱鄉惟東西鄉稍熟政宜以責之縣家自為和糴以備

來歲近郭之用倉臺所乏者非錢也倘得徑就使臺支官會或見錢為便錢雖難於般挈尚可為便宜之計若得官會則尤為願便蓋鄉間亦商旅之路可發泄也向來社倉趙丈欲行之移文郡縣揭示衢要累月無應之者趙丈往往以詢所善或告之以此事全在得人茍非其人不如勿為之愈建寧社倉始於朱元晦魏元履今誠得如陸梭山為之乃可久耳趙丈就令詢及家兄之意尋即遣人致書家兄報書許之旣而某亦得趙丈書

雖愚意尚有未安事業已行又以其人權之可以不敗亦只復書贊成其事今秋乃再散再斂矣適見今倉臺黄丈愛民之心不後於趙故輙申其千一之慮以為萬一之補今幕中二君子愛民之心不後於陳向來陳主管亦先辱梭山兄以書意甚勤至其後梭山兄因得以平糴之法條具五利祈於請致今倉使黄丈陳幹所復梭山兄書併往一觀亦恐欲携呈倉使與幕中二君子也向來趙丈文移甚簡今梭山兄弁遂留時書問以為

根柢陳主管書或呈似諸賢後擲示為幸某已作稟劉
達倉臺紙多不欲更續切幸加察
與趙推
黄霸為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塟者霸為區處曰某
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
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為烏所攫肉事每得
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為語次
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後世儒者乃以為鉤距而鄙

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爲無知蓋不
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
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
多罪令風俗獘甚獄訟煩多吏奸爲朋民無所歸命曲
直不分以賄爲勝負獄訟之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能
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研究其實豈免用問馬参牛
之智愚儒必以鉤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
置奸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爲道耶故愚儒之儒害道

傷治真實學者必當明辨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葢獄官多非其人吏卒常司其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吏之所為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葢其詞情皆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雖使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護其説左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考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閉隔假令有二

人則隔為二處三人則隔為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據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奸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

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葢貴其明也新司理初間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為重輕足下尤宜謹之

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然也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為之爭為之者

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知之故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效其說必非其實然必為實形欲為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為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人純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為難純以事實行之為尤難

與蘇宰

賤疾去體皆庇所逮記存之及尤重悚仄使君好音尚爾遲遲何也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外之所遭有時與命初不足為吾人重輕然君子每因是以自省察故缺失由是而知德業由是而進屯難困頓者乃所以成君子之美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人之處憂患者又豈止如門下今日所遭而已哉願篤信此道日去其非以著其是則終來有他吉矣

二

某往時充員勑局浮食是斵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詳看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駮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尚方之賜或庶幾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新天子即位執事者過聽又復畀之荆門某竊惟為臣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倘尚未罹擯斥得共

乃事脫或朝臣一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及於民害者亦當用公心循公理為百姓條析以復於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承流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令尤親於民古者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某託庇治下每辱眷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為萬一之助哉比者竊見省符責括民户屯田將復賣之上失朝廷之體下為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監簿陳君初官江

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新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佃没官絶户田者租課甚重罄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為奸計不復輸納徒賄吏胥以圖茍免春夏則羣來耕穫秋冬則棄去逃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羣至時則倚衆拒捍其强梁奸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亡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弊日積陳既被召為職事官因以此陳請欲行責括減其租課以為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

有實入此其為説葢未為甚失其初下之漕臺布之州縣施行之間已不能如建請者之本㫖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一槩責括亦鹵莽矣葢佃没官絶户田者或是吏胥一時紐立租課或是農民遞互增租剗佃故有租重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抛荒或致侵耕冒佃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為建請者特為此也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税田雖為加重然佃之者皆是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

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歲竭力其間所收往往
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人自愛其爭先輸
公不肯逋負亦優於稅田者又比等官田皆有莊名如
某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有所謂精步莊詢之他
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為元祐間宣仁垂簾之
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為莊
以贍貧民籍其名數計其頃畝定其租課使為永業今
甲申之老猶有能言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

寖久民又相與貿易續之資陪厥價與税田相若著令亦許其承佃明有資陪之文使之立契字輸牙税葢無異於税田其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目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郡縣皆總之曰苗也米若干比其與逐時没官絶户田産隷於常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歴時既多展轉貿易佃此田者不復有當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户租課之輸逋負絶少郡縣供億所頼為多有司因陳君之請槩行責括亦

已踈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若没官户絶田産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數獘議者方建減租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為出賣之説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固無買者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能有補於縣官之調度終亦化為烏有耳有司坐折無補之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

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謀國如此不亦疎乎若復及於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户有資陪之價著令有資陪之文立契有牙税之輸租課未嘗逋負郡縣頼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往僅能自給豈復能辦錢以買此田哉縱或能買是無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寃哉其能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併豪植之家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併豪植之家而

使之流離困窮啑冤茹痛相枕藉為溝中瘠此何策也
版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盆熾
其害益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討臺之奏遂
及三郡版曹勘當則又遍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請
本旨絶相背違真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失今不救
又將遍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各
守其職而爭之況今未成命豈可坐縻紙札徒嚴期會
滋吏奸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

哉門下平日愛民如父母憂民如疾疢今誠為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陳之上府列之計臺丐聞於朝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此必門下之所樂為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縁以招賄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吏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某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石以中農夫食七人為率則三七二十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

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户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凛凛有破家散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之所能忍視而不為之計者今方收穫舂揄之時誠得亟為刻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遼緩之以煩後庚之命使慮憂之偪仄轉為懽心慘悽怛悍散為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遍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缺於供輸損於調度决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愛念敢布腹心

三

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豈黄堂將大行寛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為國家培固根本為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為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為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為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令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也違而不供民

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也為守宰者固不可以托
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税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曰義必指簿書期會為非吾所當務此乃
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為繆悠之説以自葢其無能者
也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為姦亂為長吏者難於稽考吏
胥與奸民為市使長吏無所窺尋其蹤迹此所當深思
精致覈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
者也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奸則奸民懼而弊事理

良民下户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為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文丈大鄉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為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儷駕於方冊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志為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要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豈可反入其籠

罩之中也

象山集卷八

象山集卷九

書

與王謙仲

其違遠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沃江鄉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外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疾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殆無

足性獨陰氛重種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能不為大明惜之某去冬不願著足閙籃只欲休去歇去之語尤非所望竊料執事此擧未能遽解則此行殆為私便某占籍江西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開府用何日傳聞下車十連胥慶此非尺牘虚辭也元晦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即有仲兄子儀之喪秋初又哭一殤子乃將為先子壽後者薄德鮮祐如某舊有缺疾哀苦中大作幾至

於斃臘月頗愈今頑健復如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弊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廬於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爲事其陽名曰應天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荊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葦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堂于其東山間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後攜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茲山之秘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

之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爲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匾曰象山精舍鄉人益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爲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寔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關山之役諸張實欣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爲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爲少高名之曰儲雲玆山常出

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左右石澗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争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烟出没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沿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綫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册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繙經石可憩十許人西山之

崖有欹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樺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峯凡此皆舊名嘉者此山大勢南來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峯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縹緲如

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也下見龜峯昂首穹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埜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畧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藐姑石鼓琵琶諸峯巇嶮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閒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僊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常沒於蒼莰烟靄中矣彭世昌去冬亦嘗至無為求見挾梭山之書聞治行之怭不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於此矣此

公志向不肯碌碌人皆謂之狂生然其平生所為甚異流俗為私者嘗少而為義者嘗多惜其前日不甚得從師友擇之未精耳自此當有可望

二

彭世昌歸適領教翰專人荐至連奉好音慰浣何可言喻時事一新陰氛頓釋良心之所共快繼是而無以新之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如來教前月之雨霶霈連日山溪暴漲平野渺如湖海䟽撫幸不甚為害

水落之後禾黍暢茂倍於常歲旬日更得一雨旱田十分成熟矣陂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旱晚稻亦有可救不至如去年也江西之民當藉大府之德而望一稔矣近聞饒之浮梁負郭一寺中井泉涌溢而地陷漂廬浮尸不可勝數水後舟行者見公流居民收積漂材往往如堵所敗傷不少矣如聞臨江筠袁亦有水患大府當知其詳今風俗積壞人材積衰郡縣積弊事力積耗民心積揺和氣積傷上虛下竭雖得一稔未敢多慶如人形

貌未改而臟氣積傷此和扁之所憂也比日所去之蠹可謂大矣變調康濟政爾惟難非君臣同德洞見本末豈易言此海内之責當有在矣願得從容以究此意不啻飢渴秋佳天氣當求一扣函丈第恐前此促名亦賴遣价相聞告以起行之日水陸所由定當前塗求一見耳善政日有所聞聞夏税甚便於民恨未知其詳秋苗利病想已討論甚悉為郡者只能於此二節去其害而致其利則及物已廣矣某去冬有與宋漕劉子言金谿

月椿惜其不及施行漫録呈倘有餘力及之幸甚

與錢伯同

不訊記曹又復踰時然蚤作晚寢渴飲飢食皆涵泳邪君之澤尺牘疏數尚奚足言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為標的及遭逢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今去古既遠雖當世之君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為流俗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

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隤敗為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而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委不覺喜溢支體益兹事湮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奉答姑此以謝緩報之罪記文尚遲旬日當成

就其説馳納求教

二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之厄藉庇宏矣兹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磜潭西有半山磜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卧龍精舍之前兩山迴合又自為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飛濤四曰跳珠五曰氷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為階梯可泝以觀兩崖有蟠松怪石却暑

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為執事道之王弱翁力酣於緑尊紅妓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其當并書之遅旬日納去

與楊守

鄉邦凋弊方深溝釜之憂遽得賢師帥振起而撫摩之欣幸之私不在田夫野老之後矣屬者修敬數獲款晤深慰積年傾渇之懷至蒙禮遇之寵每踰涯分尤深感

怍抵家欲具謝尺紙以不敏因循迨今然文華日勝情實日薄此後世公患吾人相與以信義苛文非所計故不敢深以自訟諒惟高明必不以是督過之朞此月七日始得東書登山九日始遂達山房金谿取饒之安仁信之貴溪為鄰二境皆有盜賊之患金谿獨不然相去跬步之間事體便相遼絕晉國之盜逃奔于秦乃今見之賢使君之效乃如此是事乃得之親見非傳聞也金谿今歲旱處亦多通縣計之可作六分熟弊居左右獨

多得雨頗有粒米狼戾之興但前數日南風亦頗傷稻目令雨意甚濃此去却要速晴以便收獲萬一成積雨則又有可憂者切窺賢者用心未嘗不在於民不敢不告近日頗從倉臺需糴本為平糴一倉以輔向來趙丈所建社倉其詳教授知之得就渠索其劄子一觀幸甚

二

教之緒餘不勝降嘆從容平易唯理是求稽諸前古千載一轍周道之衰民尚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將以

沽名名亦終滅將以徼利利亦終亡惟其君子終古不磨不見知於庸人而見知於識者不見容於羣小而無愧於古人俯仰浩然進退有裕在已之責潤身之富輝光日新有無窮之聞其視懷璧負乘之人何啻蚊蚋螘蟲哉三復來貺益勵此心敢悉布之永以為好惟執事終惠顧之

三

違遠色笑倏爾經時洽聞謳謠益用鄉德其自省事以

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唯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郡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巳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蟊賊貿之淳黠勢之强弱相去懸絶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郡君之側以閑劇勞逸嘗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忌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之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

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刱端緒於事外以亂
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偽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
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
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
吾之耳被害者又淳愿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
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
得其情彼尚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
則文跡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而

適以生其奸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嘗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相為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賢人反是則為惡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絶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

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令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歷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

輒效區區以裨萬一

與黄監

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弊里亦立一倉委梭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中昨亦甞稟聞愚見以為莫若為平糴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糴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於賑恤平糴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政

使獨行可為長利今以補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善矣其詳已嘗託陳教授布禀

與林叔虎

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真游刃有餘地矣顧其志義文采鬱鬱未盡施行且覷騰驤耳學宮之壯恨不得即一拭目記文見委義當效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為陳貴溪作重修學記漫往其刻一觀向為仲權作宜章學記莫曾見否今竟未刻豈其有不當仲權之意者邪近

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粗辦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已為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為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閔之夭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訃以歸親舊家庭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喪未葬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年間書問文記頗多不能盡録令

小兒録經德堂記往此文頗有補吾道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内義當與之以力字下脱若虚損歳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羡人一字若令人寫出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弱翁書弱翁臂痛不能書伯同逼替復送來某自書恃有前本碎紙寫去偶有此脱羡伯同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敘此曲折跋其後置諸壁間也與

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為後世之益若夫志畀識闇居斯世為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峯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没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慤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令録所答渠書并所復陳漕君舉書往世固有甘心為小人者此無可言也有不肯為小人而甘為常人也又未

足言也有不肯為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力不能自拔其所為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臾閒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沈痼纒綿有甚於甘心為小人甘心為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絶道喪邪說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决大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

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為辨無極之說而已可更復之

與陳君舉

丁未之冬失于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濶絶徒積傾馳遣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沉可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用降嘆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錮於私見蔽於私

說却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封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畀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駑蹇以自效竭此某所不敢不勉著大公以滅私昭至信以熄偽非尊兄尚望誰老矣之論未敢聞也傳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劉淳叟前月初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郎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

困折其近抵城闉見其卧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念之尤用傷嘆淳叟正已初向學時自勵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年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已慕用才術所託雖殊其趣則一此其為蔽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侔矣正已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遊觀其文辭驗之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

象山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象山集卷十至十二

給事中臣査善長覆勘

武英殿纂修中允臣馬啟泰

象山集卷十

宋　陸九淵　撰

書

與李成之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為首相爪牙者故皇懼為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

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枉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二

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浣之極别紙尤見情

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勇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虜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為之今幸尚知其為奸盜而患苦之護惜玩愒之久寖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為忠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豈獨為國而然為家為身蓋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己復禮之力當有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與應仲實

向自使華在江東時草草具復來覗尋拜數字附鄉里士人以行而執事移帥南服之命已下用不果達其時某適至隆興在草巖洪井間得閒從者至止亟還城下則滎戟又南矣甚為悵然屬嘗於復漕臺書中寄意語次亦曾及之否蒼梧舜迹所及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為郡古矣粤自翠華南波更為近服班宣之任類皆名儒重臣間者猶以薄書遺案米鹽末務仰勤冕旒南顧之憂官人之難乃如此兹焉帥閫暫屈明賢此其加惠嶺

海之民可謂至矣撫柔安輯當有餘地遠民知方興於禮義此其時也漕臺心事犖犖伏想相得甚歡金蘭之誼於是有證健羡健羨某往歲亦蒙誤恩畢豐荆門尚遲餘教以逃大戾區區近况有鄙文數篇公餘過目可概見矣去年税冬又兩通晦翁書然前説且倚閣矣

與張季海

久欲詣謁坐此塗潦政爾未遂鈌然斯懐金谿西北并臨川處率多旱田耕必三犂秋乃可望常歲及今再耜

扶矣今阻寒凍冒未舉鋤農者凜然有無年之憂雷先啓蟄泉源已動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晚則及夏深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早徵動晚稔徵今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比年貸泉日縮民生日貿穀價雖廉往往乏食重以冬春仍雪積雨畦塗壠敗無所施力困亦劇矣霖淫未止為之奈何浦珹小寇幸已成擒警候之事尤非今日所能堪也邑民以公事至廷者莫不稱頌賢德而游談之士往往以聽信百石為

疑雖其無根不足深據然形似則有以致之更惟加察

二

久以道濘不遂往見既望嘗作一紙以致區區尋以少霽欲留面剖又不果達今并往一觀新宰既不果來吾邑遂可以久被賢者之澤向來不作久計深為足下不取古人於事無小大無久近其處之一也居一日亦當盡吾道學絕道喪所從來久矣放利而行者滔滔也此嘗與其主簿論喻義喻利之說語次及之否樊邑之陋風

俗未還於正所幸主簿意向甚美第未甚更歷耳外此不復有正言區區亦不能不為左右深慮要當卓然以古人自期憫惻流俗如失心者而後能無所陷溺人患無朋友無聞見與其親不正之人聞不正之言則寧其無也若見不賢而自省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則皆吾師也

與張元鼎

比方得向來論事之書張權缺遣簿正其宿弊比固當

然此復使君書固是之矣若創征之事此甚不可足下之辨殆類冉求之辨伐顓臾金谿陶戸大抵皆農民於農隙時為之事體與番易鎮中甚相懸絶今時農民率多窮困農業利薄其來久矣當其隙時藉他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又征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初甚駭聞玆事繼而聞其説出於沈尉即悟其為此謀之人豈能有補於調度若其傷邦君之政體不復可得而文飾矣沈生小子本無知識

豈恤州郡豈愛邦君豈念小民獨為挾私者所嗾耳所重惜者遂使賢君為挾私之人所役而足下又代挾私者為辨此人之術何其如此之高乃能挾一邪說以役二賢者又重可怪也今未知已如何施行正宜及其未深有以救之無為此人所笑

與黄康年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順是謂不敬雖然己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豈直推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舊習乘之當其思之覺之復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願益勉之

與胡無相

惠書憂憫俗學傷悼邪見深中時病惟是推許過盛非所敢承劉定夫得數日之欵張誠子迫試期不及一見但得訊云回日見過定夫亦約早晚登山山間朋友近

多讀尚書上古道義素明有倡斯和無感不通只是家常茶飯今人既惑於利禄又蔽於邪説見説此理翻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與朱益叔

區區之學不能自已朋儕相課亦謂月異而歲不同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久有定論至今不易若其支葉條目疎漏舛錯往往有之必加删削乃可傳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偽者此尤不可不知

也閑歳合并當究其説學絶道喪私説詖論充塞彌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埶然也然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至言但詠歌伐木之篇緝熈其事終必有無閒然者矣

與路彦彬

得丕教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顧何以當雖然似有未相曉者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竊不自揣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右者豈

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纓絶肘見不以爲病累日不火食歌聲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登兹則具當挾轅推轂以相從於康莊也若金錢穀粟之惠遺非其之任也聚族之衆終歲之計未免於饑歲日索公堂米無毫髮補助亦以事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内事然與世俗羨慕富貴者天淵不足喻也來詩似未免俗意尤非所望非高明不敢直言如此

與涂任伯

來喻勤勤大槩謂來學者未必可語而有耗氣勞體之患此誠足下愛我之心也雖然足下顧未知自愛安能愛我哉比數得與足下接語此邦之士惑焉者甚衆進而効說者亦不少矣大抵皆是何足與言仁義之意然稠人廣坐其意蓋不皆如是也其意若是者必其不知自愛者也其意不若是者必其知自愛者也今足下之言乃與其不知自愛者若合符節此吾所以甚為足下不取也素問之書乃秦漢以後醫

家之書託之黄帝岐伯耳上古道純德備功利之説不與醫卜之説亦不如是比見足下好誦其言特素未講學不知其非矣某氣禀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温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雖少加衰於壯時然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也何時合并以究斯義

與董元錫

元錫舊嘗有向學之意而中自晝每切念之無由奉達今因此輒致區區幸少垂聽往訓中言小人者甚多不

可一槩觀小人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淵者論語所謂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如尹士既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囿於私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乖戾奸險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格面從化則刑戮之所不貸此兩者善惡雅俗污潔之辨如雲泥矣元錫平時喜事好修何至為

由後之小人哉若由前之小人則恐非元錫之所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而其質不至於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又不得陶冶於先聖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為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此輩必不能如尹士自知之明也然俗人中氣稟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平時所惜於元錫者為其氣質偶不得其厚重者故不能自拔於市井之習又輒憑之以妄議人之短長所見日陋如來書所謂讐即陋見也知己之說亦陋然吾能化陋

以為廣大請借元錫知己之說而言之元錫誠欲求知己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但恐元錫怕逢知己耳元錫誠能不安其舊惟新是圖則本心可以立復舊習可以立熄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誰得而禦之

與倪濟甫

聞不就程試決計登山甚為之喜壽翁寄示中秋分韻尤用嘉歎天宇澄徹月華晶瑩頻年未有若此夕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是夕月午啟門相羊東望茲山亦念

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造次顛沛莫不當然涵泳存養計當日新山翁在此濟甫之來不當遲遲也

與黃彥文

寵示盛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近時後生所及深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尤不可及然有如者德所進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真訣在其中矣恨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説尚兾快誦屈子覽兾州分有

餘橫四海分馬窮之句以厲益壯之志當刮目以俟

與劉志甫

趙仲聲還得書讀之渙然深用慰懌順伯與足下相繼入冊府亦前時所無求外想亦未容遽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交遊間氣質不至扞格者當日有麗澤之益此其為進德之驗甚著馮傳之氣禀恢然當今難得所當共愛惜之向來相聚失於懶散不曾與之啟其

大端去歳嘗有一書勉之近得其書殊覺其邈然不相
入深為惋惜志甫尚能致力於此予今録向來書藁去
若致力切磋庶有其端也近與春伯一書痛箴其陋習
膏肓能索觀之為佳道之行不行固天也命也至於講
明則不可謂命也知言者亦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其
所到哉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至其氣禀所蒙習尚所梏
俗論邪說所蔽則非加剖剥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
矣

與邵叔誼

教以向來為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叙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便須認為已物一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所說猶是竊盜此舉遂為强盜為强盜而不讓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時頗覺左右好隨即為數語述所聞每乖其實既得旬日之款意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甚於初時此即病證之大者失今不治必為痼疾豈更可言為學哉此心苟

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間友朋觀之皆駭而問曰何為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郘機宜之言也其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為此言矣屢言仁以為已任又嘗申之曰誠仁以為已任必不相隨而為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

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況大乘其旨盡失其實邪向來造見對語移時初間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餒既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間已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不得獨相叩問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真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其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幸復熟而究切之也得

元晦書其旨殊不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其復書又加明暢併録往幸精觀之

與江徳功

蒙示晦翁書敬領回書徑自此遣往矣副本録在邰叔誼處可索觀之白白長長之言是古人辨論處非用工處言論不合於理乃理未明耳非誠意之罪也

與曾宅之

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恵書卒難尋檢其時復書亦

無草藁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朋舊講貫不敢泛為之說大抵有所據而後言若誠有是是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畧記得曾有一卷粘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說此豈非吾友所示邪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留中雜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

書紙筆之間豈能遽解其惑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當有可言耳亦畧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為易曉毋恃其為已曉則久久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飫以俟之不可强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涣然而自解却不記得有溺志之辭此後枉問得所録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也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不通

者益不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目力耗其精神而無所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究秋凉能一來乎先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未就後日垂訪當共讀之也

與周元中

積雨遐想風練飛雪之壯甚願與諸公繙經其間以俟

玉芝之茂倘有意於此何以期為霽日媚景晴雲絢文此吾命駕時也今日平分一春羲和會當少出幽險緩轡天衢照臨吾徒成此盛集

與詹子南

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辨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辨析是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稱至石必繆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紛紛為大小之辨也

二

廖倅處送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發讀甚慰馳係用力不懈無他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為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未明則不容不疑思索之問辨之則疑有時而釋矣疑亦豈足顧哉今既曰無疑矣乃以無疑為疑何哉顧速更之毋

滋其惑二包至此久矣今皆歸其家約秋間復來顏子堅既以去髮胡服非吾人矣此人質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此而育王有一僧曰祖新姓趙字日新其為僧非本志質甚穩實亦有服衣冠之志曾識之否得來書亟作此託廖丈附便奉達不能多具

與吳顯仲

得書承比來履用佳適進學不替為慰來書見喻所學仍見敏道說頗以藝能不如人為憂此甚非也當書論

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并子夏賢賢易色一章於几案閒朝夕觀省以改前過讀書作文之事自可隨時隨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恥必以才力所不可强者為憂為恥乃是喜夸好勝失其本心真所謂不依本分也看顯仲氣質本是質朴淳實何故如此但自依本分朴實頭作个缺

求正於人有所疑缺

不去亦且隨見在有何不可但頻頻省前兩章

書便自不至顛倒也

象山集卷十